

## 第二殿-方便品

諸位賢者：

今天我們進入法華勝境第二殿-方便品。這以下從「方便品」到「授學無學人記品」，總共有八品，等於是正式地開權顯實、會三歸一。

我們從「序品」看文殊菩薩的回答，文殊菩薩的回答其實有兩個重點：第一個，他把彌勒菩薩所說的因緣所生法重複了一次。說，彌勒菩薩，你說的都對。的確，凡夫就是造業得果報，二乘人得到涅槃寂靜，菩薩成就六度的功德。這個我完全同意。但是他後來又補充了一句話，叫做「斯由佛光照」。這就是我們忽略的地方。就是，在我們沒有學《法華經》之前，我們修學佛法就陷入了因緣的造作，忽略了迴光返照因緣背後的那一道光明。而本經正是要把那道光明表現出來的時候了。

也就是說，我們以前所修的法只能叫做方便法門，由不同的法門、經過因緣的修證，而得到相應的果位。這個就是《法華經》以前的修學：念佛就往生，造五戒十善就生天，行六度就成就六度的功德。但是，我們忽略了這些功德是依附在什麼身上，我們少了一個根本。就是，在一切的生滅因緣當中，雖然找到了暫時的安住，但是沒有找到一個永久的安住。這就是問題了。就是我們過去沒有學《法華經》之前，少了一塊。好比一個乞丐，雖然他透過因緣的造作變成有錢了，生活改善了，但是他還是沒回家。佛陀的放光現瑞，似乎是想告訴我們什麼，就是我們沒有學《法華經》之前，就少了那麼一塊，就少了那一道光明。

所以本經的特色就是，佛陀沒有否定我們過去的因緣的造作，你過去幹麼還幹麼。如果你以前是念佛的，學《法華經》以後，你照樣念佛，但是你多一個內觀真如、外順彌陀。你所有的佛號，因為有那一道光明的加持，變成不可思議：一方面堅固，一方面圓滿。你的佛號不可破壞。所以現在就是說，本經開始，佛陀要慢慢地把過去所沒有講的那一道光明幫我們慢慢補上去。就是說，修行不能夠只是一昧地事修，要開始啟動內心的光明。就是要有理觀了，就是蓮花式的修學。你不能只是把這一朵花照顧好，你還得要有蓮子，要有不生滅的自性功德來支持你。我們以前強調法力不可思議，但是我們要告訴你，其實你能念的心也不可思議。這是我們內心的光明，被我們忽略了。

現在先解釋「方便」這兩個字，藕益大師說：

(一) 方者，法也；便者，用也。法有方圓，用有差會。三權是矩是方，一實是規是圓。若智詣於矩，則善用偏法，逗會眾生；若智詣於規，則善用圓法，逗會眾生。

(二) 方便者，門也。門為能通，通於所通。方便權略，皆為真實作門。

(三) 方者，秘也；便者，妙也。於昔成秘，今開成妙。妙達於方，即是真秘。點內衣裡無價寶珠，與王頂惟有一珠，無二無別。

也就是說，當我們的智慧是不圓滿時-是矩，那佛陀只能用三乘的法門來教導我們；若我們過去的栽培善根是聽過《法華經》的，是圓滿的善根，佛陀就用一佛乘的，直接「逗會眾生」。

門為能通，通於所通。方便權略，皆為真實作門。就是說，三乘的方便，它不是真實。一開始是不一樣的，三乘成就聲聞、緣覺、菩薩的各自的果位，一佛乘是直趣佛果，一開始是不一樣的。但是慢慢地會走在一起，這個門慢慢地會通達到真實。

「於昔成秘，今開成妙」，就是過去是一個不能說的秘密，現在打開以後變成妙法，就是說，佛陀叫你好好地布施持戒，這是一個法門。布施是一個法門，持戒也是一個法門。就我們的認知來說，佛陀就是要我們布施，不就是一種行為的規範嗎？就是要我們去做持戒的行為啊！但是你錯了！佛陀的意思是，當我們布施、持戒的時候，我們心態會改變。這才是佛陀真實的意思。我們透過布施、持戒的造作，會慢慢地從顛倒妄想回歸到一念心性，但是佛陀沒有說。所以，以前對我們來說是方便門。那佛陀說你是「日用而不知」，其實你過去修方便門就是真實，只是你不知道。

在我們一般的認知說，布施、持戒不就是人天果報嗎？其實不對。它是讓我們趨近佛道，它是讓我們開顯心性的，所以「於昔成秘，今開成妙」。佛陀過去沒有說，但是這個方便已經有真實的功能；佛陀現在把話講白了以後，那就是妙法了。只要你能夠明白，所有的法門都是在開顯自性的功德。你知道這個就是妙法了，所以「妙達於方」。妙法能夠會通方便，那麼方便就是真實，「即是真秘」，這個才是真實的方便。

佛陀過去開出了三乘法門，雖然沒有講心性，但是大家都沒有走錯路。表面上叫做一法修學各得其所，你修你的，他修他的，聲聞人成就涅槃，菩薩成就功德。表面上是這樣。其實從佛陀的眼光，每一個人都是趨向光明，每一個人都是成佛之道，只是佛陀安立的不同的過程，如此而已。所以這個意思就是，方便，你要不知道，那它就是方便；你知道以後，它就是真實。當你把光明放進去，所有都是真實；你把光明拿掉，那就是方便。就是這個概念。

太虛大師簡述本品的大意如下：

佛先已入無量義處三昧，經過放光照境等瑞相，及彌勒、文殊問答已竟，始復出於三昧。現復從不動法界中重現三輪不思議教化之相也。在會大眾有天龍八部及諸大菩薩等眾而首告舍利弗者，以舍利弗智慧功德為聲聞眾中之上首也。以此經正開三乘之權，顯一乘之實，若對大乘眾，即無所謂開顯；故此經開顯，正為對治二乘，尤為接引二乘之上根，故特告舍利弗，使不著於小果涅槃而趣於大果涅槃。又若不告聲聞而告諸菩薩，彼聲聞等眾，且將疑此妙法係佛為菩薩說，而與己等無與，將何以啟其歆慕而生信受乎？

佛教化眾生之方便、及其境界而言，兼教門、行門二種。門以能通能入為義。經言佛智慧門難解難入，即其門甚深之義，約釋為難見、難覺、難知、難解、難入五義。難見者，以等覺

菩薩所見佛之境界，尚為其少分，非即佛之究竟境界故。難覺者，以等覺菩薩尚非究竟覺故。難知者，以佛境界惟佛與佛乃能了知，餘不得故。難解者，以非思量分別可解故。難入者，以佛之境界，非語言文字可入故。由此五難，益顯甚深之義。

方便梵語「漚和」，譯為方便。佛法中，到底什麼叫方便？即佛修行到究竟圓滿之後，從佛的智慧功德當中，自然而然現起的種種善巧妙用。比方說，佛說法時，要講淺就講淺，要講深就講深，應說有即說有，應說空即說空，應說三乘即說三乘，應說一乘即說一乘，說來說去，都是恰恰好，這是佛的語業不可思議的妙用。

為什麼三乘人有疑悔？我們說明一下。三乘人本來都是凡夫，都很苦惱，佛陀知道，這件事情講高深的道理沒有用，先解決生死痛苦的問題，佛陀就撤出了三乘法門。作為一個乞丐，看到有麵包，有很多吃的東西，先吃飽再說！

所以，三乘人在修習三乘法門的時候，沒有一個人有疑惑的，都讚歎法力不可思議。的確，偉大的佛陀，你告訴我的四諦十二因緣，告訴我六度法門，真是好用，我們的確能得到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！但是，隨著時間的過去，等他們達到一定的果位以後，尤其是阿羅漢，他開始懷疑了：難道修行就只是這樣嗎？我成就一個阿羅漢，我成就一個涅槃寂靜，然後就沒有了！我的生命的目的就這樣到底了嗎？

其實二乘人的疑惑是很多的，當然這也應該看善根了。其實我們看阿含經，成就阿羅漢有兩種人：有一種是鈍根的。他過去生從來沒有熏修大乘佛法，就是一路開始就走小乘的，他的確是志得意滿，得少為足了，因為小乘還有法執嘛。所以有一種阿羅漢是很滿意的。但是有一種阿羅漢，他過去生是曾經有大乘佛法的善根，只是遇到惡因緣，退大取小。比方說舍利弗尊者，他隱隱約約有大乘的善根。大乘善根是不可破壞的，所以他雖然修小乘法證得阿羅漢果，他的心裡面總是覺得怪怪的：難道這個就是我生命的極限了嗎？所以舍利弗尊者心中是有很多疑惑的。特別他在方等會上跟那些大菩薩接觸的時候，他心裡面打很多問號。為什麼這些菩薩跟著佛陀學法，我也跟著佛陀學法，他們這麼多的神通妙用、廣大的功德，為什麼我就做不到？心中有很多的疑悔：難道我欠缺了什麼？難道我有什麼不足？是不是有人可以告訴我為什麼會這樣子？難道我的命就該是如此嗎？

當然，有疑悔就有希望。一個人知道自己不足，那你就有救了，佛陀就有辦法幫你解決。所以，佛陀現在該說真話的時候了。「佛當為除斷，令盡無有餘。」現在佛陀必須把話講清楚了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，該說清楚了。為什麼當初你跟我講四諦十二因緣，讓我證得阿羅漢果？為什麼你跟他講六度，成就菩薩道？這到底怎麼回事？你們這些疑悔都可以理解，現在是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了。

約身業說：應以丈六比丘相得度者，即現丈六比丘身；應以盧舍那身得度，即現盧舍那身；應住八十年，即現八十壽；應住無量無邊大劫，即現無量無邊大劫；比如有一部《密迹經》就廣說這一種佛所現的。比如說化眾生，像觀音菩薩那樣「應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現何身而為說法」，一切一切都是他甚深微妙的大法、大巧、大妙用。

至於佛的意業呢？一方面是依自身的究竟圓滿，二方面佛都是依眾生的理解而理解，依眾生

的心境而描寫眾生的心境，佛可以行種種的方便。所以以上都是佛菩薩之三業妙用不可思議。

我們說三乘是方便，一乘是究竟，這是對的。如果說三乘、一乘都是方便，也可以。這有根據，如佛對勝鬘說「一乘大方便」，本經下面說第一義方便。故說三乘、說一乘均為佛的善巧方便，為適應小乘人而表面說三乘，實際即是一乘。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也都得成佛，這才是佛法真正的無邊妙用。若是三乘與一乘格格不入，或是淺不能成深、深不能成淺，佛法有什麼妙？平常說開權顯實示真實相，如果說小乘永遠是小乘，大乘是大乘，隔礙不通，即不成其為妙方便了。比方要到某一個地方去，當中有許多條路，假若你走去不能達到目的而到別處去，這條路即成叉路、歧途了！反之，你能善巧地拐個圈向目標走去，最後還是到達目的地，這即是方便。

佛示現西方淨土或娑婆穢土，說一乘或三乘，無不是一種權巧方便。本經所發揮的，可說是佛利生度世種種巧妙方法之極致。至於方便兩字什麼意義？即是權巧、靈便。用現代話說，叫做方法、手段、過程、技巧。方便，是一步步深入的，有了初的方便為前導之後，慢慢就達成目的。普通以為方便不好，有句話說「方便出下流」，其實在佛即是一種度生必經的過程，佛為使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，不能不施用種種權巧方便來引導，以期達到崇高的目的。

如學佛的人，在未見佛悟無生忍以前，各人的修持方法都不盡相同，有念佛求生西方，有求生彌勒淨土等各式各樣，這都是一種方便、過程，而目標則是一致的。又如我們為了要吃飯，必先端菜擺碗筷等，這是方便，有了這方便才能達成吃飯的目的，這是一樣的道理。然而我們不能因方便而執為究竟，將最終目標忘掉了，方便中含有辦法，否則即成為執權喪實，方便也失去方便的意義了。

至於菩薩，亦有方便。能夠通達諸法的究竟真理，叫如實智。於通達空同時能通達有，觀有而不執有，能空有不二，圓融無礙，這即是善巧。佛的三業大用，無不是方便。不過眾生執著多，而小乘誤以為已達究竟不必再學，大乘則鄙視小乘以為不究竟，於是隔礙對立起來，非特不是方便，而是障礙了。天台宗即依此《法華經》說明如來的一代時教，圓通無礙，佛出世之本懷，全露無遺。

故說真實，即在「方便品」中，並非離開「方便品」之外，另有「真實品」。因為佛所證悟之法門甚深微妙，現在卻說此一乘法，而眾生執著心重不易接受，所以佛先使眾生的執著動搖，對佛之放光現瑞發生懷疑，然後佛方能為之「斷疑生信開權顯實」。所謂「小疑小悟，大疑大悟」，疑何嘗沒有好處？但若以自己過去的觀念堅深執著，決定如此，就無法接受更正確、更深奧的道理，於己毫無增益，所以佛善巧先令其動執生疑。

**方便品經云：「爾時，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，告舍利弗：諸佛智慧甚深無量，其智慧門，難解難入，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。所以者何？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，盡行諸佛無量道法，勇猛精進，名稱普聞，成就甚深未曾有法，隨宜所說，意趣難解。」**

前面佛放光動地，是由文殊菩薩和彌勒菩薩代表大眾請問的，為什麼出定後卻對舍利弗說

法？因為放光動地之祥瑞不是小乘所能了解之境界，當然要大乘菩薩，即是古佛再來的文殊菩薩始能明白。而佛出定後欲宣說一乘大法，即小乘聲聞都要成佛的法門，是以小乘為主要對象，他們不明了此法故。雖然大乘初心菩薩亦有點疑惑，但目的是在令小乘明了一乘大法。在佛當時的小乘弟子當中，以舍利弗為首，智慧為第一，現在佛要讚深慧之實智，以及佛所有之種種方便妙用之法，二乘人不一定能了解，於是舍利弗即成為說一乘法的當機眾。

為什麼說佛陀的實智跟權智二乘人不能了知呢？他以下講出理由。因為佛陀曾經「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」。他先瞭解一念心性本自清淨、本自具足的道理，然後廣修無量法門，開顯自性功德。另一方面，「勇猛精進，名稱普聞」。這以下講下化眾生。佛陀以一念心性的道理，下化眾生，廣學六度，歷事鍊心，所以「名稱普聞」。佛陀為什麼能夠成就這麼圓滿的智慧呢？他就是能夠先掌握那一道光明，然後再從光明當中完成了上求佛道、下化眾生的種種因緣的造作，所以才成就了「甚深未曾有法」，而「隨宜所說，意趣難解」。

釋迦牟尼佛就從無量義處三昧出定而起。這個地方是從定而起。蕩益大師說，他做了兩件事：一個觀理，一個觀機——上觀十方諸佛之理，下觀眾生差別的根機。觀理又觀機以後，他就講話了，他告訴舍利弗一件事。他說，舍利弗！你知道嗎？十方諸佛的智慧是甚深無量的。

佛陀不但有實智，還有方便的權智。這個「其智慧門」就是方便的權智。方便權智是幹什麼呢？用權智為門，而入這個實智道中，以方便門來悟入真實的道中。雖然我們一念心性本來具足往生的功德，但是你整天在那邊等，等了半天，極樂世界也不會出現。你還是要透過拜懺、念佛、發願。所以，方便門這個因緣的修證，是幫助我們開顯真實智慧的一個過程。佛陀這兩個都掌控了。佛陀有真實的智慧，知道一心真如本來具足無量功德，又能夠知道用什麼方便門來打開真實的功德。而這些智慧門也是廣大，難解難入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所不能了知的。

佛陀一出定以後，二話不說，讚歎自己的智慧。這個是很特別的。佛陀一般的說法很少講自己怎麼樣。通常是你發生事情了，譬如你感覺人世很痛苦，你這個坎過不去了，你不想在娑婆世界待了，佛陀就為你講《彌陀經》、《觀經》，你應該修極樂世界，想要往生極樂世界，你就遠離三界的痛苦。所以，佛陀過去在經典裡面凡是出現，很少談他自己是怎麼回事，完全是應機說法。就是，眾生怎麼樣，佛陀就解決問題。但是本經不一樣，本經佛陀從三昧一出來，二話不說——我已經不再講你們怎麼樣該怎麼樣，關鍵是我怎麼樣，佛陀把自己的智慧現出來，這是第一點。

佛陀把他的智慧說出來以後，他還指名道姓面對舍利弗尊者。他說，這個東西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！那麼這件事情又更奇怪了。佛陀開顯智慧，把二乘人當當機眾，卻強調二乘人所不能知。蕩益大師就說了，二乘人對佛陀的智慧不理解，其實有三段因緣錯失了機會：

第一道因緣就是在華嚴時的時候。佛陀頓說大法，這時候聲聞人，舍利弗尊者、目犍連尊者等人，當時是「如聾如啞」。蕩益大師講了四個字，他們的心態是「如聾如啞」，茫然不知。這一點不能怪聲聞人，因為他們那個時候還是一個生死凡夫，剛剛從外道轉入佛弟子。佛陀演這麼一齣華嚴時跟十地菩薩講到十地的功德，當然對他們來說是境界太高了。所以，二乘

人第一次錯過佛陀的智慧是在第一個時段，叫華嚴時。

錯過以後，佛陀就把報身收起來，現出丈六的比丘相，開始陪著二乘、凡夫成長，講四諦十二因緣，講苦集滅道。二乘人當然就如法修學，各得其所，成就了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成就四果以後，當然，二乘人的心態就是覺得「所作皆辦，不受後有」。在阿含經，面對聲聞人講這句話，佛陀也默然同意，佛陀並沒有表示意見。佛陀說：對的，你們的確是大事已辦，至少在我開顯的這個法門當中，這個四諦法被你修到底了。

第二次是方等時。其實這些人都是大阿羅漢了，而且充滿了自信。方等時「彈偏斥小，歎大褒圓」，佛陀其實沒有親自出手，佛陀請維摩詰居士。維摩詰居士跟文殊菩薩的對話講到不二法門。從諸大菩薩之間的對話跟神通當中，二乘人的心情是有點受打擊了-為什麼這些菩薩的功德智慧如此了得，佛陀是否「偷藏步」；為此他自己覺得「恥小慕大，自悲敗種」，他覺得自己有所不如。但是他們那個時候心態是怎麼回事呢？保任草庵！就說，我雖然是阿羅漢——這後面的經文就說，我雖然蓋的是一個茅棚，我沒有真正地回家，但好歹可以遮風避雨，至少我遠離了生死輪迴的折磨，所以他覺得說，我就這一期生命結束後就不再來了！他是無法了知-而前面是茫然不知。

其實二乘人，在方等時他是有一點想要知道到底怎麼回事。這些菩薩是怎麼修的，怎麼就能夠這麼厲害，我們跟佛陀在一起我們怎麼就差那麼多呢？他是想要知道怎麼回事。但是方等會上並沒有把二乘人當作當機眾。你看，打開《維摩詰經》，文殊菩薩跟維摩詰居士兩個對話，根本不把二乘人當一回事，根本沒有講到下手處，沒說你要怎麼調整。所以二乘人根本無從問起，不知道問誰，他就一直當旁觀。二乘人在方等會上是想要了知，但是無從了知。這是第二次錯過佛陀的智慧。

第三次錯過是在般若時。般若時佛陀也沒有親自出手，佛陀找一個須菩提尊者，叫做「轉教菩薩」。佛陀要須菩提尊者說：你去跟菩薩論談空性的道理，大乘的緣起性空跟小乘的滅色取空怎麼融會貫通。須菩提尊者得到佛陀的加持，大談小乘大乘的空性。這些二乘人也在場，他們的心態是「無心希取」。他雖然懂道理，但是他想：算了，得少為足了。我們就這期生命，算了。所以二乘人從凡夫位的「如聾如啞」，到方等會上的「保任草庵」，到最後般若會上的「無心希取」，已經不想了知了。這個都不能怪聲聞人，因為前面三個時候，佛陀雖然隱隱約約開顯佛陀的智慧，都沒有把二乘當當機眾，所以他就錯過了了知的機會。

但現在的法華時不一樣了。現在的情況是，佛陀秀出他的智慧不可思議以後，就指名道姓地告訴舍利弗尊者，我這種智慧不是你可以了知的。就擺明了這以下是為聲聞人做準備的，準備把聲聞人當作當機眾了。這段的經文等於是一方面讚歎佛智、一方面動執生疑，敲打一下聲聞人，讓他們知道，今天你是有進步空間的！蕩益大師說，佛陀為什麼不直接開權顯實，而要動執生疑？他說，二乘人「執重疑深」。他的法執特別重，疑根也深，你直接講一心三觀的思想，他沒辦法接受的。所以佛陀先敲打他一下，就告訴他說：我有的東西，其實你是沒有的，這件事你應該知道！

普通佛說法，都是有人提出問題，或問如何發菩提心、如何行菩薩道而開講的。現在，彌勒菩薩問文殊菩薩時佛正入定，而今佛出了定，卻無人發問而自說。佛法中，凡無問自說的

法，一定有兩種道理：一是因這道理太深奧，沒有人有資格發問。二是這法門非常要緊，恐怕別人問到問題核心以外去。所以，佛不等人問便將之說出，當然，《法華經》即甚深法門。

世尊出定，稱歎諸佛二智甚深，以證己智，將以「開」佛知見-諸佛本智，證窮法界，徹盡塵毛，故實智甚深，隨順三乘機宜，所說九部諸法，通為引攝眾生，「入」佛知見故-為入智慧之門，言雖種種，差別不一，皆為指「示」一心究竟佛知見地。言近指遠，難解難入，故為權智甚深，諸二乘人，淺智著相，不能了達離言之旨，故不能知。非智不入，故身子當機，意在激發二乘也。

佛教化眾生之方便、及其境界而言，兼教門、行門二種。門以能通能入為義。經言佛智慧門難解難入，即其門甚深之義，約釋為難見、難覺、難知、難解、難入五義。難見者，以等覺菩薩所見佛之境界，尚為其少分，非即佛之究竟境界故。難覺者，以等覺菩薩尚非究竟覺故。難知者，以佛境界惟佛與佛乃能了知，餘不得故。難解者，以非思量分別可解故。難入者，以佛之境界，非語言文字可入故。由此五難，益顯甚深之義。

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乃說之，如優曇華時一現耳。故歷敘其難，諸佛曠劫一出，豈易值哉！即出世而未便即說此法，猶隱忍待時，經四十年，此法豈易說哉！今日方說，尚有退席之眾，此聽信者更不易得其人也。所以此法如優曇華時乃一現。然佛雖難值今已值，法固難說今已說，雖難猶不為難，獨有聽而信者甚為難耳。故有聞法歡喜，不但全身擔荷，即發一言讚歎者，甚為希有，過於優曇華。釋尊普告大眾，明示但以一乘教化菩薩，汝等二乘決不可以聲聞自居也。我佛慈悲懇切，唯恐二乘不信，故叮嚀勸喻之如此也。

佛說法有時是隨他意語，如《大般涅槃經·嬰兒行品》云「婆婆啾啾」，即是小孩學叫爸爸媽媽，大人也跟著講，即是隨順小孩意。小孩只有此等根機，大道理於他何益？根本是不能領會的。或者你要他睡，他偏偏說要捉月亮，你就叫他好好吃飯、睡覺，我就捉給你就不好了嗎？佛陀說法，有時是隨他意語，有時是隨自意語。若真正照著佛自己的本意說，即無須要說了，佛與佛相對，即無話可說。

平常都說：教容易，證悟難。其實教也是一樣不容易，就以中國禪宗來說吧，所謂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」，祖師指示我們，我們須知其本意。本經不叫祖師西來意，而是所謂如來大意。主要目的何在，我們能把握到了，其他的才好懂得。例如說吃飯是頂有營養的，假使吃了四、五碗，就不一定是營養，反而吃壞了胃腸。世間上的話尚且如此，何況佛之意趣？所以我們不要以為佛說的每一句都是天經地義，有時說空，有時說有；有時說三乘，有時又說一乘。佛是依無量生中修行無量法門，斷盡無量煩惱，成就圓滿清淨妙用之後，隨宜而說的法。也就是暗示小乘人，我的智慧是你們這般懂不到的，我過去說修四諦、十二因緣，證阿羅漢果，證無餘涅槃，成緣覺，了生死，你們勿依表面文章而解，這一切莫不都是我成就了的無量無邊功德智慧妙用。要二乘人知道佛的意趣難解，故讚歎諸佛智之深妙。

從佛陀的知見來看這個五乘，他是說：因為你修五戒十善，所以你遠離了三惡道的執著，出現人天果報；因為你修四諦十二因緣，你遠離了三界果報的執著，所以你才出現涅槃寂靜；因為你修菩提心，六度法門，所以你遠離對涅槃的執著，才出現菩薩的功德。這個是佛陀的

看法，叫做「令離諸著」。

但是對我們凡夫來說，不是啊，我們叫做修因證果。你一個權教的菩薩說：我今天修布施，我可不是白布施的，我是要成就布施波羅蜜的功德；我持戒，是要成就持戒波羅蜜的功德。我們凡夫是一種有所得的因緣造作。但是從佛陀的眼光，他是從一念心性的角度來看我們。其實，人天果報你本來就具足了，你是用布施持戒的方法把它啟發出來而已；涅槃寂靜的功德你本來也具足了，但是必須要四諦十二因緣的觀察才把它顯現出來；你西方極樂世界功德也具足，但是必須要用信願持名的方法把它啟發出來。這說明了佛陀為什麼能夠有這種方便力，因為他親近十方諸佛，他過去也勇猛精進廣度十方眾生。他一方面廣修法門，又把這些法門套在眾生裡面，他累積了廣大的智慧跟經驗。他知道該怎麼做來啟發眾生的自性功德，叫做「令離諸著」。

所以我們從此看得到，佛陀看事情，所謂的佛的知見，跟凡夫的知見的確有落差。就我們來說，我們叫修因證果；對佛陀來說，因為你放棄了下面的東西，真如就報答你，給你上面的東西。你放棄了娑婆世界，真如就給你極樂世界。就這麼回事。就是，所有的修行，以佛陀來看叫做「令離諸著」。

佛法是兩條路的：事修是一條路，理觀是一條路。你不能夠說，欸，你好好拜佛念佛，你就開智慧。沒這回事情！不要說你開不了智慧，阿羅漢都開不了智慧，辟支佛也開不了智慧，因為它是兩條線——事修跟理觀。我們看放光現瑞，光明是光明、相狀是相狀。你今天沒有佛陀的智慧引導，你永遠不知道你後面有那一道光明，沒有人會知道。不要說我們不知道，阿羅漢都不知道，內凡位的菩薩，加行位的菩薩都不知道，因為它是兩條路。也就是說，這個理觀的智慧，不能靠修行的經驗得知。

經文：

**告諸聲聞眾 及求緣覺乘 我令脫苦縛 速得涅槃者 佛以方便力**

**示以三乘教 眾生處處著 引之令得出**

佛陀為什麼不一開始把話講清楚、說明白。就是說，現在我們到法華會上會覺得很奇怪：一心真如有那麼難嗎？佛陀一開始就把話講清楚就好了，為什麼一定要分兩段來引導呢？這個地方講出一個重點：因為「眾生處處著，引之令得出」。這句話是佛陀為什麼要兩段式教學的主要原因。佛陀是不得已的，因為我們眾生長時間在三界輪迴，我們已經習慣了在因緣裡面去追求，我們所有的執著都是從日常生活得來的。為什麼「眾生處處著」？你看，比方說有一個人飢餓了很久，他突然吃了麵包，就對麵包產生堅固的執著。他就說，哎呀，這個麵包真是好東西。這個有道理嗎？沒有道理。執著哪有道理？為什麼叫無明呢？就是這種執著是沒有任何理由的，他完全是憑他自己的感受，再加上自己的妄想，合起來。所以眾生的執著是沒有章法的，處處執著。這種執著發生的處所在哪裡？正是因緣所生法，我們熟悉的範圍。今天如果你是佛陀出世了，你看眾生都在因緣裡面執著，你敢講出一個非因緣所生法的一心真如嗎？我相信你也不敢，因為距離太遙遠。所以佛陀必須把這個真相收起來：好，你們不就是喜歡在因緣執著嗎？從哪裡跌倒，咱們就從哪裡站起來。佛陀就跟你講因緣所生法。他說，你們不用改變觀念，你希望在因緣裡面追求，我因緣裡面照樣有好東西給你。你



既然要執著，你就執著四諦十二因緣，你可以從因緣裡面創造涅槃的快樂。因緣所生法，有雜染的因緣，有清淨的因緣。當然一開始是先有痛苦的因緣、快樂的因緣，你應該放棄痛苦追求安樂。在快樂裡面有過失，佛陀再區分，有雜染的因緣、有清淨的因緣。哦！凡夫一看，這麼簡單！反正這都是我的熟境界，我無量劫來就在因緣裡面打滾。你告訴我不用離開因緣所生法，那好極了，我做得到。所以三乘人就在因緣裡面，從四諦十二因緣六度的修學當中，都離開生死了。那你佛陀怎麼辦呢？就是說，你與其執著一個痛苦的東西，你倒不如執著一個功德的東西、涅槃的東西。就是，佛陀是不得已了。

所以我們可以知道，佛陀教育眾生是兩段。就是，第一個，想盡任何的辦法先滿足你的願望，總之先把你從三界拉出來。即便這個方法是有一點不圓滿，也沒關係，好過你再輪迴。佛陀只能這樣子幹了。所以，為什麼「示以三乘教」？因為眾生就在因緣裡面執著，所以我不得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。我就在因緣裡面創造一種功德相來引導你，讓你從這種雜染的執著變成清淨的執著。出來以後，雖然你的修行帶有法執，但是後續佛陀有辦法處理的。

佛陀講完前面的這種甚深微妙法以後，這些諸大阿羅漢、諸大弟子們內心是怎麼反應的。這個是結集經典的人把它做了一個說明。

他說，爾時，就在佛陀讚歎佛陀甚深微妙智慧以後，這些聲聞阿羅漢，比方說阿若憍陳如等千二百人（這都是佛陀的常隨眾），以及發起聲聞辟支佛心的、發出離心的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心中都有一個共同的念想。是怎麼想的呢？他說，如今的世尊跟以前真的不一樣了。他以前是讚歎我們修四諦十二因緣是多麼的殊勝無比，現在是換了一個口氣了。他說，「何故世尊」。您如此慎重地去讚歎這些三乘的法門只是一時的方便，而一再地強調說，佛陀您所成就的一心的妙法是多麼的甚深難解、是多麼的殊勝——這以上講實智的殊勝，下面再講權智；以及您從一心真如裡面所開出的這些方便法門，它的真實意涵「意趣難知」！

佛陀意思就是說，難道我講四諦只是讓你們成就阿羅漢嗎？難道我講十二因緣只是讓你們成就辟支佛嗎？真的是這樣子嗎？這個時候佛陀開始口氣轉換了。就是說，真正的意涵不是你們知道的。也就是說，這些真實的意涵，佛陀施設這些教法的意涵，不是一切的聲聞、辟支佛乃至於所謂的初地前的菩薩所能夠知道的。

聲聞人他以前的智慧是認為，佛陀也證得這個涅槃，我也證得這個涅槃，是沒有差別，所謂的「同證無差」，只是餘習不同爾。只是說佛陀的智慧高一點，我們聲聞人如燒木成炭，佛陀沒有習氣。斷煩惱一樣，只是習氣不同。這個是以前聲聞人在阿含經所得的消息。就是說，「三乘共坐解脫床」，從解脫的角度應該是沒有差別的。

這個疑惑就是說，大家都成就涅槃，你也成就涅槃，我也成就涅槃，所謂的「一解脫義」。從聲聞人提出解脫只有一個，他們的表態就是說，其實，佛陀您的涅槃跟我的涅槃都是成就的，那您為什麼說您涅槃之後還有甚深微妙法？這個甚深微妙法是怎麼來的？他產生疑惑了。當然，有疑惑，佛陀就必須要開示了。

**經云：說此語時，會中有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五千人等，即從座起，禮佛而退。**

所以者何？此輩罪根深重及增上慢，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，有如此失，是以不住。世尊默然而不制止。

……舍利弗！汝等當信佛之所說，言不虛妄。舍利弗！諸佛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。所以者何？我以無數方便，種種因緣、譬喻、言辭，演說諸法；是法，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，唯有諸佛乃能知之。

佛陀為什麼說「退亦佳矣」呢？因為—蕩益大師說要避免兩種過失的出現：

第一個，對內，避免他們謗法的過失。佛陀的他心通預知，這些人如果留下，他以他的執、障、慢，一定會謗法。這就是對他沒好處了。

第二個，對外，避免他們「障他聞法」的過失。他們在，會謗法。佛陀明明知道。佛陀的大悲心，就不敢開口去講真話了，又變成要為實施權。那麼為實施權就不是本經的意思了。所以，這些人要不離開，佛陀陷於兩難：佛陀要說，他們就謗法；佛陀要不說，其他人就聽不到。所以說，這些人主動離開，從當時的因緣來說是一個最好的情況。

蕩益大師說，這些人至少已經聽了「序品」。序品他們為什麼不謗呢？因為序品是一個放光現瑞的相狀，言簡義隱——文字講得很簡略，義理也不明顯，所以他不會生謗。但是，他們聽了序品以後，也栽培了未來得度的因緣，所以在其他的時節再作度化。他們這些人可能是在佛陀晚年的時候，講《涅槃經》的時候度化，或者等到彌勒佛出世的時候度化等等。總之這個時候他們是沒有得度的因緣。而他們必須要退席，佛陀才能夠暢所欲言地開權顯實。

為什麼佛說大法反而有人退席呢？有兩個原因：

一、這班人「罪根深重」。在於佛法會中，平常是肯聞法、肯修行，有的人還覺得自己有修有證，便以為自己是了不起，但在佛法之中，這種人是罪根深重的。罪：是指不清淨的雜染，或是煩惱方面、過去業方面、現在果報方面的不清淨。這些不清淨的果報如果深重的話，就會障礙佛法，對於普通淺近的佛法還可以接受，如果遇到佛說甚深法，即受不了。在大乘法中有很多重罪，犯了要入地獄的，很多重罪當中，最重者是匱正法業。於過去生中，對大乘法毀謗、反對、批評，或者在別人要聽法時予以障礙，或自毀正法，或障人聽法，便引起了自己聽大乘法的時候不能接受。所以佛對大眾說此法甚深，說出來大眾不一定能懂、能接受，如果不能接受，應該自生慚愧，抑推如來偉大，智慧甚深，不可思議，自己障重，所以聽不懂。有了這種心，雖聽不懂也不會生毀謗。

二、最怕是自以為了不起，以為如果佛說的法是好的，我一定會相信；是真的，我一定會懂。太過於自信而產生高慢心，有了這種危險的思想，對正法便會因聽不懂而不信，生毀謗、破壞。這種人也不一定是壞人，過去也曾見佛、聞法、修行，種種功德也很大，所以現在能遇到釋迦佛，聞法修行，但因過去毀謗正法，以至現在不能接受大法。這種罪，愚笨人不容易犯，因為自己曉得我笨、我不懂，他也不能夠分別好壞，也不會毀謗，聰明人反而容易犯這種大毛病。佛法說三塗八難當中，就有一種叫世智辯聰的邪見，就是聰明人反而有時候在佛法上引起很多問題來。

「舍利弗！汝等當信佛之所說，言不虛妄」。

我們看佛陀在講經的時候，當然也有勸信，但是大方向都是在後面。你看《阿彌陀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夠不可思議了吧？我們凡夫能夠跟彌陀感應道交，往生淨土，圓證三不退！但是它的勸信也是放在後面六方諸佛。只有本經在講之前勸信、講後又勸信，本經是兩種勸信。我們很少看到佛陀還沒有說法之前就勸信的，幾乎沒有。可見得《法華經》真的是不可思議！就是說，這種從根本上要我們從因緣的修證轉成理觀的修證，這的確是很難接受的，所以佛陀必須兩番地勸信。在講之前勸信一次，就是說，你在聽佛法之前，請你先對佛陀這個人有信心。我們一般都是聽完以後，覺得佛陀講的有道理，就依法以後再依人：哦，我相信你說的是對的！佛陀所讚歎的——我說的法是對的、你理解是對的，所以我們就好好相信。很少說，沒有說法之前就要你相信。相信誰呢？你相信佛陀，你下面才有資格聽得下去的。就是佛陀所說的話是真實的。所以我們先對佛修皈依，才能夠聽以下的法。

**「舍利弗！諸佛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。所以者何？我以無數方便，種種因緣、譬喻、言辭，演說諸法；是法，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，唯有諸佛乃能知之」。**

這個經文講到佛陀過去是如何廣開方便的。它講到兩件事，第一個，佛陀是怎麼「隨宜說法」；第二個，為什麼「意趣難解」：

第一個，三世諸佛是怎麼說法呢？是「隨宜說法」，是站在恆順眾生的角度而開出了三乘或者五乘法門。

第二個，「意趣難解」。佛陀開了三乘也好，五乘也好，其實他真實的目的，不是我們一般人可以理解的。為什麼這樣講呢？因為佛陀過去雖然以無數的善巧方便，透過種種的因緣、譬喻跟言辭來演說三乘的法門，但這些法門，它真實的意涵，不是我們一般的凡夫三乘人所能理解的。那只有誰可以理解呢？「唯有諸佛乃能知之」。

佛陀「隨宜說法」，其實佛陀前面曾經說過。佛陀出世以後，他要先去規劃種種的法門，就是應該怎麼讓眾生進步，從一個增上的角度。他規劃的時候有三個角度：

第一個，「若人遭苦，厭老病死」。這個人由於過去生的因緣，深受身心的痛苦，而痛苦的折磨給他很大的打擊，所以佛陀施設了四諦法門，把苦諦放在前面。

第二個，「若人有福，志求勝法。」這個人過去生有點福報，也就是說他可能生命沒有那麼多痛苦，把苦諦放前面對他沒感覺。但是他「志求勝法」，他的智慧比較高，能夠直接觀察妄想無性。那麼佛陀為他講十二因緣，直接消除愛取煩惱。

第三個，若人「修種種行，求無上慧」。他能夠好樂佛陀的功德。他對苦諦沒什麼感受，對煩惱也沒什麼體會，但是他看經典的時候，看諸佛的神通變化、佛種種的六波羅蜜功德，他心生好樂。佛陀為這些人講六度法門。

也就是說，佛陀必須要讓一個初學者產生意樂，「先以欲鉤牽，再令入佛智。」先讓他產生歡喜心，產生修行的動力；產生修行動力以後，他才能夠慢慢地增上。但是，增上以後，後面要怎麼走，就沒人知道了，就「意趣難解」了。什麼叫「意趣難解」？這個地方有兩種知見上的差別。後面佛陀意思就是說，從凡夫的角度，從我們凡夫有所得心來看，佛陀設四諦十二因緣，四諦法門是讓我們成就偏空涅槃；佛陀講到六度，是讓我們成就六度的功德。凡夫是這樣想的。但是佛陀不同意這種說法。佛陀說，你們看錯了。我所有的三乘法門是讓你們成佛用的。

那麼這樣子講，眾生知見跟佛知見有落差了。那這個地方怎麼解決？後面佛陀會一一地開顯。就是說，為什麼你們今天在修法的時候會陷入困境，但是我設計的時候是沒有困境的，那問題到底出在哪裡？這個要怎麼解決？就是說，到底是問題出在哪裡？佛陀設立布施的時候，這個布施法是通暢的，它是一個高速公路。為什麼我們去布施、我們做義工的時候，變成陷入了自我的困境？佛陀說持戒的時候，真的那個持戒是成佛之道，但是我們在事相持戒的時候障礙重重！也就是說，這臺車子的設計是一百分的，結果跑到我們手上變成三十分了，這怎麼回事？所以佛陀說，「意趣難解」，這一言難盡。我把好的東西丟給你，結果你弄成這個樣子。

**經文：所以者何？諸佛世尊，唯以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。舍利弗！云何名諸佛世尊，唯以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？諸佛世尊，欲令眾生開佛知見，使得清淨故，出現於世；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，出現於世；欲令眾生悟佛知見故，出現於世；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故，出現於世。舍利弗！是為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。**

以前，對這件事情佛陀是默然，不表示意見的。你修四諦十二因緣成就涅槃，佛陀也不表示意見；你修六度成就功德莊嚴，我也不表示意見。但是你們現在出了狀況了，你們現在生起疑悔——當你們成就聖道，看到諸佛菩薩的功德以後，心生疑悔：到底我做錯了什麼？為什麼學佛我只得到這樣子？佛陀這個時候不能默然了，佛陀要解釋為什麼了。好，我們看「顯示真實」。

這個是整個修行成敗的關鍵，就是一個理觀的智慧要出現了。為什麼佛陀施設的法門這麼難理解呢？因為佛陀的出世有一個很重大的目的，就是一大事因緣，也是佛教裡面最核心的思想。

什麼樣的思想、什麼樣的目的呢？「舍利弗！云何名諸佛世尊，唯以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」呢？因為佛陀要使「令眾生開佛知見」，要開啟佛陀的知見，就是佛陀的智慧，「使得清淨故」，而「出現於世」。進一步，開了智慧以後，佛陀要讓眾生的心中顯示智慧，要把智慧給顯現出來；顯現出來以後，要我們慢慢悟入佛陀的智慧，最後要我們如實地證得佛陀的智慧。這個就是佛陀以一大事因緣——以「一大」的目的，而「出現於世」。

「欲令眾生開佛知見，使得清淨故」：要令眾生對佛知見能開發，使佛之知見得清淨。這是約如來藏佛性義說，佛之知見，即是佛性、如來藏性。眾生為煩惱所覆、妄想所障礙，如來藏佛性之知見雖然是人人具足，但未能開發，未得清淨，未能顯發出來，佛出世是使眾生開佛知見。開，即是開發、顯現出來，猶如鏡中玻璃，本來是光明的，但是久被塵土所蓋覆，

如果抹去塵埃，光明便會顯現，即如眾生本有的如來藏性開發之後，可以斷煩惱而得清淨。

「示佛知見」：依《法華論》的意思，此佛性本來是三乘同得一法性，即是聲聞、緣覺所同證的平等法性。示，是使眾生自己知道共同的佛性。菩薩修行所開發者，聲聞、緣覺亦同證此法性，此法性與佛性還是平等平等相同的。

「悟佛知見」：本來不知道，現在佛令其知道，知道本來具有，是悟。下面譬喻如衣裡明珠，從未遺失過，但自己不知道，要人告訴你衣裡有無價寶珠，自己才發覺。雖然知道眾生共同具有這平等法性，亦知道人人都能覺悟，能證入這法性，但要修得佛知見的種種因緣，才能證入，即是「入佛知見」。

所以，佛出世說法，主要是為了這目的。上面也舉了證的最高目標，就是要我們開了知見，得到清淨。究竟開了知見，究竟清淨，就是成佛。或者是稍微的清淨，稍微的開了知見，就是分證。使普通小乘知道大家都是共同有的，叫「示」。向來不知道，使他知道，叫「悟」。知道了，應該怎樣才能達到，即要修因才能達到，是「入」。如來說法，為的是此事。這當中包括一乘因、一乘果，由成佛之因到成佛果德，古德都是依佛知見為中心來說明。這意思，唯識宗這樣說明，很好。

為什麼要分成開、示、悟、入這四個次第。我們先看什麼是佛的知見。在講佛的知見之前，我們要先談談眾生的知見，因為這是對比的。

我們現在是一個眾生的知見，另外一個叫做佛的知見。眾生的知見跟佛的知見這兩個之間的關係，就好像冰跟水的關係。本來是一個水，水是沒有形象的，但是你把水放在玻璃杯裡面，放到冰箱去冷凍，它就變成有形狀了。它可能變成方形的或變成圓形的，但是它的本質還是水。我們只要透過一個正常的方法，就可以把這個有形狀的冰塊再融回為無形狀的水。這說明什麼呢？我們的本質跟佛陀的本質是一樣的！

但是，我們在三界裡面流轉，我們的人生經驗太豐富了，我們上至天上，下至三惡道，哪裡都去過了。而去過以後最可怕的是，我們每一生所走過的路，都留下太多的痕跡，留下太多影像。尤其是讓我們特別痛苦的事情、讓我們特別快樂的事情，這個影像在心中，已經被我們牢牢給抓住了。就是說，我們的心本來是清淨本然，但現在既不清淨也不圓滿了。我們現在已經怎麼樣？被物化了。我們已經被塑造成一種個性了。就是，哦，這個人有個性：這個人喜歡什麼，不喜歡什麼；他喜歡得到什麼，他不喜歡得到什麼。就是，我們本來是一個沒有個性的「清淨本然、周遍法界」的心性，結果因為很多相狀長時間的累積，已經把它給物質化了，定型了。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。所以這個地方佛陀講出一個消息：不是法門有問題，是我們能操作的心有問題。所以這個地方要解決。

天台宗的解決之道很簡單。我們怎麼樣把冰塊變成水？天台宗提出觀心法門。就是說，你這個心，你要經常去觀它。你要把它給看好，你要去看看它在幹麼。就像小孩子一樣，你老是盯著他，他慢慢就會往好的方向走。也就是說，你在修學法門的時候，不能把所有的心都放在法門身上，這是不對的。你要有一半的心放在法門的操作，叫做事修；你要把一半的心放在你自己的內觀。那怎麼內觀呢？它有兩個方向：

第一個叫做「離相」清淨。我們以前的心叫取相分別。當然，每一個人取的相狀不一樣了。你看聲聞人，他為什麼變成聲聞種性？他自找的。我們今天如果把生命拉到原始點，我們什麼種性都不是。但是聲聞人的特點，他特別喜歡收集人生的痛苦。他自己的痛苦也收集，他看到別人在痛苦，他也把這個相狀收集起來。所以他的結論：人生沒有價值！那你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呢？取相分別，你自己找的。你自己去取很多痛苦的相狀，然後你就把你的心不斷不斷地塑造成一個痛苦的相狀。

菩薩種性是怎麼來的呢？也是取相分別。我們老是看到菩薩不把痛苦當一回事，他看到功德，他是犧牲生命都在所不惜。他看到自己有功德相，他也感到很榮耀；他看到其他的菩薩，整天在那邊做義工，他也讚歎，他把別人的功德相也取過來。所以，在他的生命當中，痛苦、快樂根本就不算個事兒，他只要能夠成就功德，他命都可以不要。菩薩種性！他怎麼會淪落到這種分上呢？取相分別！

我們今天是把一個本來清淨的心性，經過長時間的輪迴，已經塑造成各式各樣的定型了。本來是沒有定型的，現在被我們搞成定型了。這個問題不處理，你修什麼法門，到最後都會產生困境，沒有例外。你一開始修得不錯，到最後，歷史會不斷重演。你不信？你沒有聽《法華經》，你來生再來，你也會遇到你相應的法門，該遇到誰就會遇到誰。修一修，一開始不錯，到最後糟了，上不去了！一個人，他不是上去就是退步，沒有什麼保持原狀。

所以這個時候，如果有智慧的人學《法華經》，他知道怎麼轉換跑道，就是改變心中的理觀智慧。這第一個就是離相，清淨心。

第二個就是「借相」：就是我們前面說的，站在一念清淨心的角度修十如是。我們開始借佛陀的相狀來產生佛的因、緣、果、報的善根。或者有人說：沒關係，我先成就往生！也可以。我們先借極樂世界的相狀來產生往生的善根。也就是說，我們從清淨心而產生一種菩提願或往生的願力。

整個佛的知見，就是安住一念心性，而它的根本在於離相清淨！整個佛的知見，就是安住一念心性，包括清淨心跟菩提願，而它的根本在清淨心，就是「離相」。這個離相，我們講一段小公案，就講這個趙州禪師。趙州禪師他的特色，他就喜歡用日常生活的體會讓你參禪。比方說有一天，他早餐吃完的時候，在禪堂裡面會客，就有人來請示了。這個禪師就說：「學人初入叢林，請和尚開示。」就是我一個初學者，我怎麼樣參禪？請和尚開示！趙州禪師講了一句話說：「吃粥未？」他說你吃了早餐沒有？吃粥未？他說：「我吃粥了。」趙州禪師只講一句話：「洗鉢去。」去洗鉢吧。

諸位！這什麼意思？我們看那個鉢。那個鉢，沒有吃粥之前，它的表面是光滑的。吃完粥以後會怎麼樣？會有粘性。所以洗鉢就是脫粘去縛，恢復這個鉢的本來面目。也就是說，現在如果我們的心是一塊鉢的話，我們的心現在是有粘性的，我們現在看到什麼就「眾生處處著」，看到什麼就像強力膠，貼上去。我跟你講，你心中那麼執著，我就給你全世界最好的妙法，你都操作不起來，你都會操作成一種障礙。問題在這。

這個「離相」的意思就是說，把心中那個強力膠洗乾淨。心沒有錯，不要看到什麼就往上

去，就是「見相離相」。看到什麼相，觀察它是「因緣和合，虛妄有生；因緣別離，虛妄名滅」。我不需要這個相狀，就脫離。也就是說，首先，我們要突破現在的困境。第一個，建立佛的知見，建立理觀的智慧，這是第一件事情。這個理觀的智慧建立以後，後面就可以把它會歸到實修。這個理觀如何會歸到實修，我們下一堂課再說明。

過去沒有學《法華經》之前，我們修學佛法是靠法力的攝受。我們修布施，就靠布施的法來引導我們；我們修持戒，就靠持戒的法門來引導我們。這種以法門來引導內心的法，到最後都會有困難的，就像舍利弗尊者，「心生疑悔」，因為你沒有改變的是那一念心。

從修行的角度，「諸有所作，常為一事。」雖然表面上三乘人各忙各的，有些人忙修四諦，有些人修十二因緣，有些人修六度，但是從佛陀的角度，他們都是常為一件事情：他們都是要成就佛道，成就佛陀的智慧，從佛的角度叫「行一」。「舍利弗！如來但以一佛乘故，為眾生說法。」表面上我們看到了三乘或者五乘法門，從佛陀的角度，佛陀只有一佛乘。佛陀只講了一件事，就是成佛之道，沒有所謂的二乘，也沒有所謂三乘的差別。

**經云：「舍利弗！吾從成佛以來，種種因緣，種種譬喻，廣演言教，無數方便，引導眾生，令離諸著。所以者何？如來方便知見波羅蜜，皆已具足。舍利弗！如來知見，廣大深遠，無量無礙，力無所畏，禪定解脫三昧，深入無際，成就一切未曾有法。」**

**止！舍利弗！不須復說。所以者何？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，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，所謂諸法如是相、如是性、如是體、如是力、如是作、如因、如是緣、如是果、如是報、如是本末究竟等。**

佛陀講完十方諸佛的智慧是如此，他也講講自己成佛以後是怎麼度化眾生的。他說，舍利弗！我從成佛以來，我怎麼度化眾生呢？我是用種種的因緣——就是觀察眾生的根機而施設三乘的法門，這個就是種種因緣；也用種種簡單的事物來譬喻這個道理，比方說夢幻泡影等等這種譬喻，來「廣演言教」，廣泛地用言詞來說明這個三乘的道理。總而言之，佛陀以三乘的方便來引導眾生。幹什麼呢？「令離諸著。」為什麼要這樣做呢？因為如來有種種的方便知見。如來的知見，這個地方指的是實智，佛陀安住一念心性；方便知見，指的是種種的三乘因緣的修證，方便知見就是權智。佛陀實智權智都具足。因此，「舍利弗！如來知見，廣大深遠，無量無礙。」這個「無量」，就是指的四無量心：慈、悲、喜、捨；「無礙」，佛陀的四無礙辯才；「力無所畏」，十力、四無所畏是佛陀的廣大的智慧，能夠無所畏懼；乃至於四禪八定種種的「解脫三昧」，在三昧當中生起種種的波羅蜜，所謂的「不起滅定而現威儀」，這個就是解脫三昧。都能夠深入無邊，「成就一切未曾有法」。就是說，佛陀為什麼能夠廣設方便呢？因為佛陀曾經親近十方諸佛，而且也曾經經歷過很多的眾生，所以他能夠廣設方便。他有這樣的一種因緣的經歷。

所有的修行，以佛陀來看都叫做「令離諸著」。「令離諸著」這四個字，其實跟我們一般凡夫的理解有所不同。我們可以看得出來，佛陀在這個地方已經不考慮凡夫的需求，也不考慮凡夫的知見。佛陀在本經的說話是單刀直入，不再遮遮掩掩。我們以前的理解是這樣，比方說我們修五戒十善，五戒十善是一個善業的造作，所以我們生天了。為什麼生天呢？是因為我們修五戒十善。因為造五戒十善的業因，而這種善因成就人天安樂的果報。這種因果的問題，怎麼就「令離諸著」呢？其實佛陀不是這樣看的。諸位！我們看看佛陀是怎麼看五乘法

門。我們看蕩益大師的解釋，他說：佛陀講五戒十善的目的，是讓他遠離三惡道的執著。這種五戒十善對一念心性產生一種因緣的熏習，它自然出現人天果報，因為你不再執著殺盜淫妄。因為你修五戒十善，所以你遠離了三惡道的執著，出現人天果報；因為你修四諦十二因緣，你遠離了三界果報的執著，所以你才出現涅槃寂靜；因為你修菩提心，六度法門，所以你遠離對涅槃的執著，才出現菩薩的功德。這個是佛陀的看法，叫做「令離諸著」。但是對我們凡夫來說，不是啊，我們叫做修因證果。你一個「權教」的菩薩說：我今天修布施，我可不是白布施的，我是要成就布施波羅蜜的功德；我持戒，是要成就持戒波羅蜜的功德。我們凡夫是一種有所得的因緣造作。但是從佛陀的眼光，他是從一念心性的角度來看我們。其實，人天果報你本來就具足了，你是用布施持戒的方法把它啟發出來而已；涅槃寂靜的功德你本來也具足了，但是必須要四諦十二因緣的觀察才把它顯現出來；你西方極樂世界功德也具足，但是必須要用信願持名的方法把它啟發出來。這說明了佛陀為什麼能夠有這種方便力，因為他親近十方諸佛，他過去也勇猛精進廣度十方眾生。他一方面廣修法門，又把這些法門套在眾生裡面，他累積了廣大的智慧跟經驗。他知道該怎麼做來啟發眾生的自性功德，叫做「令離諸著」。

「種種因緣」，有二：說明過去生中的種種事情，過去如何發心、如何行菩薩道的事情。從前文殊菩薩如何如何，從前我在燃燈佛前如何如何等。「種種譬喻」，因法太深了，就善巧地舉出譬喻，佛說「智者因譬（喻）得解」。論是專門講道理，看起來很枯燥，不易引起興趣，所以都是非常巧妙地以喻令眾生易於得解。講起因緣、譬喻都易懂，而敷「廣演」暢「言教」即真正演說法義了，如說三乘、一乘、因果等是，與因緣、譬喻也不同了。

「無數方便」：如佛最初從兜率天下降，投摩耶夫人的胎，後來在藍毘尼園誕生，稍大即求學讀書、結婚，遊四城門見老病死之現象而出家、修行、降魔、成道、說法、入涅槃，稱為八相成道，都是化身佛示現的種種「方便」。佛這樣的種種示現都是為了「引導眾生」「離」去執「著」，證入一切法性。

說到不要執著，我們不要以為《般若經》才說不要執著，《法華經》是講一乘法的，要知道不要執著是一切佛法的共通義。眾生執在生死或世間五欲之樂，或執自我生命體，小乘著在涅槃境，佛說空即執空，說有就執在有，說三乘著三乘，說一乘執在一乘。一有執著，即如膠似漆地黏著緊緊的，怎麼能脫苦得樂、轉迷成悟呢？《般若經》說：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究竟涅槃，即是無住大涅槃，既不著生死此岸，亦不執涅槃彼岸，更不住中流，也就是大乘涅槃了。

「如來方便知見波羅蜜，皆已具足」：既然是知見，就不是什麼都不知道，否則不叫作知見，而是有所知、有所見，即對諸法實相徹底圓滿證知。龍樹菩薩的《大智度論》云：「知見之處，皆名般若。」如來一切種智及智所通達之諸法實相，同稱如來知見。智慧所通達的一切內容，皆名般若，即所謂如如、如如智，一種是平等大慧所通達的一切，一種是平等大慧。佛之大覺，所證所覺之諸法實相，即以如來知見為主，而含攝得種種功德。

大家以前剛開始學佛時，常常會請教法師如何修行，如果這位法師是持戒的，他就會說持戒好，持戒才會有成就；如果問到修止觀的法師，他就會說學佛一定要修止觀；問到修淨土的法師，他就說人生短暫，一定要一心念佛往生。



佛陀講這麼多法門，我到底應該怎麼做？一開始我們在法門當中產生疑惑，因為太多門了，不知道進哪一個門。我們不應該注意法門，重點在目標。你要用目標來引導法門，叫做稱性起修。

所有法門的重點，就是啟發清淨心跟菩提願。你怎麼樣能夠做到這一點，這個法門對你就是妙法。如果你今天不知道這個道理，你執著那個法門，你只是想要透過這個法門來修因證果，那你失去了佛陀的本意了。方便固然有多門，但是請你記住一件事情，佛陀的目標只有一個：開顯自性的功德，啟發你的菩提願。就這件事情。所以，我們可以從目標來檢驗我們的因地對不對。就是說，你今天這個法門越修越執著，結果你自己把自己綁住了，那這就不是佛陀的意思。佛陀前面講得很清楚，我們再把佛陀這句話看一下。佛陀「種種因緣，種種譬喻，廣演言教，無數方便，引導眾生」。幹什麼呢？令離諸著！結果你自己從法門當中把自己綁住，這個就違背佛陀的意思了，背道而馳了。

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，佛陀所有的言辭，都是一念心性具足，所以發動出來。就是，雖然「方便有多門」，但是它的方向是很清楚的，就是清淨心跟菩提願。就是依體起用，從一念清淨心的角度而開出無量的法門；眾生從無量的法門回到清淨心。

那麼因緣果報的修證與一念心性的安住，這兩個怎麼融通？你現在把這個道理弄清楚以後，我們可以開出真實相了，佛陀開始講真實相了。就是說，到目前為止佛陀講了兩件事：一個權法，一個實法。權法就是因緣果報的修證，實法就是一念心性的安住。這兩個怎麼融通呢？

十如是之中，「相」意即相狀，指外在之形相；「性」意即不變，指內在之本性；「體」即以相、性為屬性之主體。「力」即體所具有之潛在能力；「作」乃顯現動作者；「因」指直接原因；「緣」為間接原因；「果」即由因、緣和合所生之結果；「報」指果報。以上之因緣果形成後世之報果。「本末究竟等」之中，「本」指開始之相，「末」指最末之報，「等」指平等；即以上之如是相乃至如是報，皆歸趣於同一實相而究竟平等，故說本末究竟等。

為什麼這個十如是是諸法實相呢？天台的慧思禪師有三轉讀法：譬如以「相」來說，可以轉為「如是相」、「是相如」、「相如是」；「性」也可以是「如是性」、「是性如」、「性如是」，十如是都這樣比照，現在以「相」來說明如下：

第一個，我們先把它念成「是相如」，把「如」拉到後面。「是相如」，這個相是如。當然這個道理也是通於「是性如」乃至於「是報如」。這個是發明一心三觀的空觀的意思，就是發明清淨不變之體。這個就是實法，就是「一切法是如」。這是第一個概念，這是空觀。這是所謂的實法，清淨心。

第二個，如果你把它解釋成「如是相」，那就是一心三觀的假觀，顯出因緣果報的差別相狀。這個就是「如是相」、「如是性」乃至「如是因緣果報」。

第三種讀法是「相如是」，一切法是「如是」，那表示中觀。清淨心不礙因緣果報，因緣果報也不礙清淨心，兩個同時存在，不互相妨礙。理觀不礙事修，事修不礙理觀。把一切法會歸

到如，那麼當然就是空觀；把一切法會歸到相性體力作的差別，那就是假觀的因緣修證；你把空假兩個合起來，就是中觀。

「相」與「性」是相對的，「相」是表現在外面的，「性」是構成形態的特質，純粹是內容的。

「體、力、作」，又是一組：「體」是每一法各有其體，如人有人體。因體是活動的，有動作的叫「作」。對外即有影響力量，即是「力」。「作」即動作、活動，如我說「唯佛與佛乃能究盡」，這是從我的心理、生理之體的推動，發出了語言文字的動作。不離身心組織而發出的音聲動作一語表，此話一說，即對外有影響，對自己也有影響。如說得響，就會消耗氣力；對人家說，也有影響。如一句好話，或說一道理，大家生歡喜、生信解；反之，不好的話，人家聽了難過，甚至吵架了。這叫做所作法。

「因、緣、果、報」，又是一組：「因、緣」，「因」當中即有二種，主要原因是因，次要條件是助「緣」。「果」與「報」，果是果，報是報。「果」當中的特殊意義是同類的，如每天聽經，愈聽愈明白，即是果。「報」是業異熟，「因」是這樣引起的，果不同於因，有異類而熟、異時而熟、變異而熟三義，因果不同性質、不同時間、不同種類。比方作善業生天，作惡業墮地獄，這即是報，因為布施與生天是兩回事。從業所感曰報，報亦果中之一類，不過可分開來。

其實，如是相、性、體、力、作……因緣果報的相狀，重點在最後那一段，「如是本末究竟等」。你只要把前面的所有相的因緣果報拉到一念心性，來啟發你自性的功德，你只要告訴自己：莫向外求！極樂世界是你自性，你不用管阿彌陀佛什麼時候來，你也不用管極樂世界離你有多遠，這都不是重點。重點是你安住了沒有，重點是你是不是有欣求、是不是發願、是不是有佛號！

就是說，往生是你自己的事。其實阿彌陀佛有沒有來，他只是一個助緣。阿彌陀佛他發的願，肯定來的。就是說，臨命終人，你只要把你的事情做好了，佛陀就會準備好。「眾生心垢淨，菩薩影現中。」你臨終的時候，一天到晚注意佛陀來了沒有，你反而沒有安住一念心性，自亂陣腳，那這個因緣的操作就整個亂套了。這個地方就是說，諸法實相完全是稱性起修、全修在性，這個就是諸法實相。而你今天照這個方法修下去，你的因緣是直接栽在一念心性，不是栽在一念心識。一念心識是生滅心。你是種在不生滅心，那就不可破壞了。不可破壞，這個善根就強了。

我們要揀別一下，你心中什麼都沒有想這個叫「顛倒愚癡」，無想跟正念真如是不同的，我們正念真如心中也沒有想法，但是那是一種智慧的觀照！你什麼都不想這個是無記，是一種愚癡相，那不一樣。一念不生跟什麼都沒有想，這是不一樣的，一個是智慧相應，一個是愚癡相應。

這「方便品」諸位要回去想一想，因為它會顛覆你過去的學佛的概念。因為我們過去所接受的信息都是佛陀的方便說，佛陀並沒有把真實相顯出來。到了《法華經》佛陀已經把方便打開；該怎麼樣，佛陀就怎麼說了，佛陀不再遮遮掩掩了。所以，我們對過去的思考、過去的

知見，可能要試著慢慢地放下，接受佛陀的知見。

經云：「舍利弗，十方世界中，尚無二乘，何況有三。舍利弗，諸佛出於五濁惡世，所謂劫濁、煩惱濁、眾生濁、見濁、命濁。如是舍利弗，劫濁亂時，眾生垢重，慳貪嫉妒，成就諸不善根故，諸佛以方便力，於一佛乘、分別說三。舍利弗，若我弟子，自謂阿羅漢、辟支佛者，不聞不知諸佛如來、但教化菩薩事，此非佛弟子，非阿羅漢，非辟支佛。」**「又、舍利弗，是諸比丘、比丘尼、自謂已得阿羅漢，是最後身，究竟涅槃，便不復志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當知此輩皆是增上慢人。所以者何。若有比丘、實得阿羅漢，若不信此法，無有是處。除佛滅度後，現前無佛。所以者何。佛滅度後，如是等經、受持讀誦解義者，是人難得。若遇餘佛，於此法中、便得決了。舍利弗，汝等當一心信解受持佛語。諸佛如來、言無虛妄，無有餘乘，唯一佛乘。」**

一個人從有入空是很容易的。因為有相的因緣果報，你稍微有點智慧的也知道，人間的快樂有很多問題，「譬如美食 夾雜毒藥，初雖美味終成大患」。你不一定要學太多經典，你就一般的常識來看人世間，人世間的快樂帶來的後遺症太大了。所以從有入空其實不難。但是，從空到中道這非常困難。因為一個人入空以後，那叫一個涅槃寂靜樂，但是他將永遠失去諸佛的功德莊嚴，就像本經的舍利弗一樣。剛開始在「方便品」的時候，他也是向佛陀質疑：我等同入法性，佛陀你講空性的時候，我在場，文殊菩薩、彌勒菩薩、普賢菩薩都在場，所謂的三乘共坐解脫床，為什麼我證得的空性，我什麼都沒有？我只能夠一天到晚在山上觀一切法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，只能夠涅槃寂靜。為什麼我證得空性，我只得到寂靜？

為什麼文殊菩薩證得空性，他能夠月印千江、百界作佛？舍利弗在本經裡面向佛陀質疑，意思就是說佛陀您老人家是不是不公平？佛陀說，這個不能怪我。同樣的空性，人家要多修一個妙法。譬如大雨，大雨普降大地，你一個小草吸的水是小，一棵大樹吸的水是多。這不能怪大雨不公平。我也是同樣講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」，那麼為什麼文殊菩薩聽到這句話他能夠真空妙有，你們聽到就只看到空而已？因為少了一道妙法這個程序。

**「又舍利弗！是諸比丘、比丘尼，自謂已得阿羅漢，是最後身，究竟涅槃，便不復志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當知此輩皆是增上慢人。所以者何？若有比丘實得阿羅漢，若不信此法，無有是處」。**

這個地方，佛陀講完權實不二的思想以後，要判斷修行的邪正真偽。他說，舍利弗！假設是我滅度以後，不管是像法還是末法的弟子，自己聲稱他證得阿羅漢，或者證得辟支佛果，但是他沒有從他人聽聞或自己也不覺知「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」，此不是真正的佛弟子、真正的阿羅漢、真正的辟支佛。也就是說，他如果證得阿羅漢，卻不知道所有的法門都可以成佛，而以為這個法門只是成就阿羅漢、只是成就辟支佛，那他就不是真正的佛弟子。

為什麼呢？「舍利弗！是諸比丘、比丘尼」，如果自己說已經成就阿羅漢，「是最後身，究竟涅槃」，而不再追求無上菩提，那麼這個人絕對沒有證得阿羅漢，是增上慢人，他還是個凡夫。他把初禪誤為初果，把四禪誤為四果。所以者何？「若有比丘實得阿羅漢」，而不相信一切法都是成佛之道，「無有是處」！因為佛佛道同。除非佛陀滅度以後，現前沒有佛陀出世說法。佛陀沒有說法，那麼大家就隨便找一本經看，你看你的書，我看我的書。佛陀也不

可能開權顯實，因為佛陀不在了，而他剛好也沒看到《法華經》。他所有經都看了，《法華經》這本經沒看，有可能！他只看到方便門，但是他沒有看到示真實相，他不知道這個法門其實是通往佛道的，他就不知道。「所以者何？佛滅度後，如是等經，受持讀誦解義者，是人難得。」就算他今生不知道，他如果來生到了他方淨土，遇到其他的佛，佛陀也一定會跟他說《法華經》的，知道「唯有一佛乘，無二亦無三」。

阿羅漢為什麼一定會知道所有的法門都是成佛之道？第一個，在他生命還在的時候，阿羅漢已經能有內觀的智慧。他不像我們凡夫一天到晚打妄想，他有我空的智慧。他在內觀進去的時候，他會知道他的心有微細的法執在波動，尤其是他入了滅盡定以後，他知道他自己有所不足，所以他根本沒有資格叫無生。他沒有資格叫無生，他還有生滅相，他自己會知道。所以，他一定會跟佛陀請問，為什麼會這樣子？你明明告訴我說，我是無學位，為什麼我心中還有微細的煩惱？他向佛陀請示，佛陀一定為他開權顯實，說，我前面是引導你的，你現在只要換一個心態，你用清淨心、菩提願，再回去修四諦十二因緣，再試試看。哦，煩惱就沒有了！不是法門的問題。佛陀這是兩階段：先讓他證得我空，再證法空。

就是說，如果是一個現世的阿羅漢，還沒有往生之前，他生長在佛世，蕩益大師說，他靠自己的內觀智慧，他會知道自己有所不足。阿羅漢只要發生問題，他一定會向佛陀請示，這是第一個。第二個，如果他不幸，他證得阿羅漢果以後，佛陀不在了、滅度了，而他以前跟佛陀學的都是阿含經。他沒有看過《法華經》，而佛陀也不在了，也沒有菩薩跟他說，那麼這個人怎麼辦呢？

這個人他一入定以後，他也看到他心在波動，他心中一定是心生疑悔：怎麼會這樣子？我心中怎麼還有煩惱，還有微細煩惱？所謂的「俱生猶自現纏眠」，他有微細的煩惱在活動。這個人他死了以後，他以為生涅槃了，其實不是。他會主動地往生到他方佛土去，有佛教化的地方，生在方便有餘土。到了十方佛土以後，佛陀會把他不足的地方，跟他講《法華經》幫他補足。

所以結論，沒有一個人永遠待在阿羅漢的位置，沒有一個人。這個問題遲早要解決的。你說，那這樣子，如果這個人他入定的時候觀察有問題，佛不在了，他要入滅了，那這個人就完了；阿羅漢他一進去涅槃，那可是不出來的，他沒有願力，他不像菩薩是「以大智故不住生死，以大悲故不住涅槃」，他可是踏踏實實想要進涅槃的！那他怎麼出來呢？其實他沒到涅槃去，他到十方諸佛的方便有餘土去了。那個涅槃是一個假名字。「但以假名字，引導於眾生。」這個就是佛陀的設計，佛陀說法是這樣設計的。

經文：

**我設是方便 令得人佛慧 未曾說汝等 當得成佛道 所以未曾說**

**說時未至故 今正是其時 決定說大乘 我此九部法 隨順眾生說**

**入大乘為本 以故說是經**

佛陀設立的三乘的方便的道法，講四諦、十二因緣、六度，表面上來說叫做各得其所，表面上是佛陀鼓勵大家趨向涅槃、趨向六度的功德。這個是表面，其實佛陀真正的目的是「令得

入佛慧」。

佛陀每一個法門都是兩種功能：一種是向外招感因果，一種是向內它會熏習真如。就是，你布施的時候，一開始是有所得；但是你只要不斷地做下去，久了以後，你慢慢就知道，原來這個布施重點不是得到快樂果報，而是成就一種布施的善根，是成就那個內心的善根，因為內心的善根比外在的布施的善業更重要。你時間久了會知道，就「令得入佛慧」，慢慢會從事修而自然地產生內觀。

佛陀剛開始，為什麼理觀這一塊隱而未說？

本來每一個法都是有外在的因緣跟內在的理觀，但是佛陀剛開始，理觀這一塊隱而未說，並沒有說你可以從這個地方開顯自性的功德而成佛道。為什麼沒有講呢？因為「說時未至故」。當時的你們，你回憶一下你當初怎麼學佛的？障礙很重，善根也沒有成熟。就像一個乞丐，只要有一個地方住，有個東西吃，他也無所謂了。所以當時的因緣的確未成熟。「今正是其時，決定說大乘。」現在因緣成熟了。為什麼講因緣成熟了呢？有兩個理由：

第一個，眾生障除根熟。經過長時間的因緣的拜懺、修福、修慧以後，大家都有目標，佛陀創造一個目標的假相。他說，沒關係，你辛苦一點，拼個今生，永作閻漢！你想想看，前面有一個涅槃寂靜的安穩等著你！所以大家就努力修學了。前面有一個淨土等著你！大家透過這樣的一種因緣果報的引導，就障礙消除，善根也成熟了。這第一個。

第二個，佛陀入滅時至。佛陀即將滅度，再不講，沒有時間了。所以叫「今正是其時」。眾生善根也成熟，佛陀也即將滅度，所以佛陀決定不再遮遮掩掩，必須把內部的——就是每一個法門有外在的因果、有內在的自性——要把它講清楚了。

「我此九部法」，就是前面的這個九部，「或說修多羅」等等這些小乘的經法，是隨順眾生的因緣而說的，他的目的是「入大乘為本」，所以才為實施權的。當然，這個地方的重點就是開權顯實，「我設是方便，令得入佛慧。」這個就是佛法妙的地方，就是「日用而不知」。佛陀雖然沒有講，但是你慢慢這樣子修，很自然的，有所得心就淡薄。

「我設是方便，令得入佛慧。」我們可以測試一下，你自己檢查你自己就知道了，看你是不是真的在修行。如果你說，我這個人越修，有所得心越來越淡薄。我一開始是設定一個我來生要追求快樂的心來修行，但是我慢慢覺得這種追求快樂的心淡薄了，反而開始對內心的觀照加強了。恭喜你！你的方法對了，你有在用功。

如果說你越修行越執著，那你這樣子跟佛陀的設計不一樣。佛陀說：「我設是方便，令得入佛慧。」那表示你的修行有問題了。這樣，諸位！你們懂嗎？每一個法門，它的表面上都是會創造一些快樂的東西讓你追求。但是佛法甚深微妙的地方就是，你修久了以後，你自己會改變，它自己會調整。當然，如果你知道，你早一點加理觀，那改變更快。就算你不知道，它也會往內心中引導。

「是法住法位，世間相常住」。世間相，比方生死世間、十二緣起，本來像這種名詞，佛在

《阿含經》裡都利用十二緣起的情形來說這種法性、法住、法位、法界。這一切法，在我們看起來動亂，好似裡面毫無條理，不知所以的忽而這樣、忽而那樣。其實，比方以生死來說，一定有其規律。就是說還染返淨，怎麼樣才能夠解脫，怎麼才能成佛，其中的道理也有其必然的理性。所以佛過去分別說法時，生死的必然理性，叫做緣起支性，說緣起是法性、法住、法位、法界；或者說聖道支性，依戒而定，依定而慧，依慧得解脫，這是必然一定的規律、共同的規律，必定是如此如此。所以若約此義說，佛在「道場」所覺悟到的、證悟到的，就是這法住、法位，若依上面的講，就是悟得了諸法實相（如如相、如如性等等），法法如是的一切一切，都能夠徹底了解。

生死眾生固然隨染而生死無邊，或者隨清淨緣而解脫，或隨發菩提心、修菩薩行的緣等等而同歸於佛道，然顯到法的本性、究竟性的話，是無二無別，平等平等的，法性畢竟空寂性、畢竟寂滅性，都是絕對平等的。

所以，約平等性來講的話，是法爾如是，常恆不變。如果約緣起幻化（千變萬化的世間事實）來講，像我們眾生，你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千差萬別，如在佛的通達之中，仍是一切法法如是。這意思，在上面講諸法實相時也略為談到，所謂一切諸法如幻，天見如此，人見是如彼，畜生見又如彼，好像你看是你的，他看是他的，好像是變化，其實約法的本性說，在如幻性之中，甚至可以說一法之中具一切法，法法同歸於一法。所以，一方面是法法如幻，一方面是法法如是。佛通達了這一意義以後，儘管方便說一切無量無邊的差別法門，而將來還是同歸於一乘；即使一乘法平等平等，大家都要歸於成佛，而現在不妨為實施權，說許多差別接引眾生。這是約佛所悟證到的意義、所體驗到的實相說，所以一方面終歸於一乘，一方面能夠為實施權而說方便。

所以約教的方面來講，是為實施權，是開權顯實；約理性來講，可說法法空寂即是法法緣起，法法緣起即是法法空寂，幻現無礙平等中道，或者說普通叫做「平等不礙差別，差別不礙平等」。因為有此體驗，知道法法本來如是如是，所以儘管會歸一乘，而不妨說三乘；雖然說三乘，而無礙於一乘。

這一切隨緣而起的時候，生死眾生固然隨染而生死無邊，或者隨清淨緣而解脫，或隨發菩提心、修菩薩行的緣等等而同歸於佛道，然顯到法的本性、究竟性的話，是無二無別，平等平等的，法性畢竟空寂性、畢竟寂滅性，都是絕對平等的。

所以，約平等性來講的話，是法爾如是，常恆不變。如果約緣起幻化（千變萬化的世間事實）來講，像我們眾生，你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千差萬別，如在佛的通達之中，仍是一切法法如是。這意思，在上面講諸法實相時也略為談到，所謂一切諸法如幻，天見如此，人見是如彼，畜生見又如彼，好像你看是你的，他看是他的，好像是變化，其實約法的本性說，在如幻性之中，甚至可以說一法之中具一切法，法法同歸於一法。

所以，一方面是法法如幻，一方面是法法如是。佛通達了這一意義以後，儘管方便說一切無量無邊的差別法門，而將來還是同歸於一乘；即使一乘法平等平等，大家都要歸於成佛，而現在不妨為實施權，說許多差別接引眾生。這是約佛所悟證到的意義、所體驗到的實相說，所以一方面終歸於一乘，一方面能夠為實施權而說方便。

釋迦牟尼佛出世說法的時候，當時的根機有兩種人：一種叫樂行人，一種叫苦行人。樂行人，普通一般在家人，一天到晚求名、求利、求五欲，就在那個地方，永久不得出來，他也不會講了生死，根本不談，一天到晚忙他的。

有一部分人知道一點苦惱，要求了生死，要求解脫，要證涅槃，但修到邪見的路去修苦行。印度，除佛法以外，了生死很重要的一個方式，就是苦行，現在耆那教這些，都還是這樣。以釋迦牟尼佛的化身來說，佛當時最初在王宮裡，也是享受比一般特殊的，後來跑出來要了生死，也是同當時一般人一樣，也跟苦行外道學，修六年苦行，結果知道不成。

專門享受五欲，是不能得到究竟解脫，不能成佛的；專門修苦行，這也不是解脫苦痛的辦法。所以後來佛捨了苦行，到菩提樹下去，這才成佛。所以釋迦牟尼佛初轉法輪，一開口就是說：世間有兩種人，一種著樂，一種著苦；著樂不是解脫之因，著苦也不是解脫之因，你們要離苦離樂行中道。佛說中道法門如此如此，這就成了佛法的特色。

佛「為」了這一類的「眾生」而起大悲心，一種著樂，一種著苦。著樂的人生生世世在生死中固不必說了，修苦行的眾生，以出離心而沒有得到出離的果，一番好心想要了生死，走錯路了，結果最高不過得天上的梵，還是不得究竟。所以這種人，一者是無明，二者是貪愛；一種是愛重，一種是見重；一種是著苦，一種是著樂。「為」了這一類「眾生」，佛「起大悲心」，要如何解救他。

上面佛說「我以佛眼觀，見六道眾生」，見六道眾生都是如此，都在生死裡面輪迴。而現在真正釋迦牟尼佛所要教化的，主要還是凡人，而當時的人有二類。這是在佛教化人間之前，都會說到這個問題。

經文：

**受胎之微形 世世常增長 薄德少福人 眾苦所逼迫 入邪見稠林**

**若有若無等 依止此諸見 具足六十二 深著虛妄法 堅受不可捨**

**我慢自矜高 諂曲心不實 於千萬億劫 不聞佛名字 亦不聞正法**

**如是人難度**

那佛在世的時候，邪見很厲害，九十六種外道。眾生在佛陀沒有出世之前，「入邪見稠林」，就像一個人走入稠林走不出來，或者執著有一常見，或者執著空—斷滅見。「依止此諸見，具足六十二」，九十六種外道等於是六十二種邪見，要麼著空，要麼著有。也就是說，他不但是壽命短暫，他心中還有堅固的邪見。

再看他的煩惱：「深著虛妄法，堅受不可捨。」對於五蘊生起的假相，他過去生享受過這種五欲的快樂，就把它抓在心中不願意棄捨。或者「我慢自矜高，諂曲心不實」。懈怠的人是貪愛，有德的人是高慢，就是心中不正直，就這兩種的煩惱：要麼貪愛，要麼高慢。

我們再看看劫濁：「於千萬億劫，不聞佛名字。」所以，煩惱邪見的結果，就很難在三寶中

栽培善根，「亦不聞正法，如是人難度。」這段經文等於是佛陀回顧他老人家一生的弘法。我們平心而論，其實佛陀在其他諸佛當中，他方便法的比例是蠻高的，尤其是聲聞法講得很多，怎麼樣厭惡生死、怎麼樣調伏煩惱、怎麼樣拜懺。你看阿彌陀佛他這一生說的法。阿彌陀佛他不講人天乘，他也不講二乘，他不告訴你怎麼了生死，他只是告訴你怎麼成就功德。那釋迦牟尼佛相對他這一期的教化，他破障的法門講得特別多。佛陀必須要交代：不是他願意這樣做，而是環境使然。你叫其他佛來也是這樣做。就是面對五濁惡世，大家壽命很短，他已經沒有太長時間去教化。佛陀必須在一種急迫的情況之下，「安隱眾生故」，所以小乘法講得特別多。

**是故舍利弗 我為設方便 說諸盡苦道 示之以涅槃 我雖說涅槃**

**是亦非真滅 諸法從本來 常自寂滅相 佛子行道已 來世得作佛**

就是說，今天，舍利弗尊者！你不要怪我講聲聞法來攝受你，因為我的環境就是這樣子。佛陀的弟子很多都是外道過來的。你看舍利弗尊者，大外道，他領了五百人修外道。目犍連尊者也是大外道，也領五百人。佛陀的弟子有很多的比例都是外道。外道的法執很重的，你跟他講真如本性他沒辦法接受。你要執著法執，我就丟一個法，先隨順你。你要執著法，我就丟一個涅槃法讓你執著。就是說，當時的環境，先說小乘法是佛陀不得已的。

這以下就鼓勵聲聞人說：你們也不要挫折；我雖然是講涅槃法，講知苦、斷集、慕滅、修道，但是其實你們也沒有真實地滅度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從一念心性的角度，「諸法從本來，常自寂滅相」，一切法本來就無生。本來就沒有生死，哪有什麼了生死呢？那就是一念心。「一念迷生死浩然，一念悟輪迴頓息」，就是迷悟的問題。迷惑，一念心性就出現生死的假相；你覺悟了，一念心性就出現涅槃的假相。

所以，「佛子行道已，來世得作佛。」就是說，其實你們所修的知苦、斷集、慕滅、修道，雖然你們不知道，但是佛陀有不可思議的方便，在權法裡面有一念心性、真如的熏習，它也是成就一個成佛的資糧。你們只要改變心態，把你們自己那種法執丟掉，繼續往前走，你們前面也沒有白費的，是可以對接過來的，不是前面修的都錯了。因為什麼呢？從「諸法從本來，常自寂滅相」的角度，你修的法門都是成佛之道，就是會權入實了。

資料來源：

法華勝境介紹的文字與內容引用自下述大德們的講演與著作。

淨界法師；育因法師；性梵法師；慧嶽法師；道源法師；智諭法師；聖嚴法師；道證法師；印順法師；太虛法師；薄益智旭法師等。